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宋　韓元吉　撰

進故事

壬辰五月進故事 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朝士大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

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己為臣者多無遠識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愛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

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也又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隱而言皆從之今既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朕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文皇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于無言不從無事不聽可謂至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

皇納諫為難而以自不為之使人無可諫為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成湯猶曰改過不吝是不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事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罷朝不樂内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臣必書所以不樂也葢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為悔為戒兢兢業業罔敢怠忽宜其周旋卻顧當時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危嚴冒忌諱其用

心則忠至矣夫有隱則見利而不陳遇害而不指抉奸
蹪訣務為身謀入臣之罪莫越是也惟太宗皇帝聖見
高遠于二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
猶曰不以居尊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
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啓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
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曰朕周旋欵曲商
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
絕其私請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每慮羣臣不

由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顧避固當靡不盡其情矣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太祖謀猷施設罔不諏于故實而憲于謨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之訓益隆聖德好問察言以太宗之訓深勵羣臣夫使會朝清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事君而舉無不盡之情則治效何患不成中原何患不復哉此臣區區日夜以冀也

八月進故事

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臯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秖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為善諫者也徵之此言第欲激昂太宗必躋于無過之地而已至于忠良别講之猶或未盡也徵之意以輔佐為良諫諍為忠爾然孔子之語忠以孝事君者也故揚雄亦言合稷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

書則稷契皋陶何嘗不獻言于堯舜之世惟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而天下臻于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電之威觸鈇鉞之怒然後以為忠也自徵為是說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于諫諍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為正直謂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為之事有不分爾當可諫而諫不害其為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為忠是未可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最

為詳盡且謂太宗輕褻小人禮重君子夫輕小人而重君子顧不美哉繼之則曰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皆人情之所難言者其為忠亦至矣特于忠良之别雖有激而云反有所未盡故臣表出之以俟上之擇焉

九月進故事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

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土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懾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才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常恐不致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何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官論奏不實者果何事意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以帝之聰明而亦謂之謗訕則非不可黜也絳直以進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為帝激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不敢言耳然帝雖欲黜之而以問絳是亦意有所未安不果于黜也絳能開主意至憲宗翻然起悟知諫之為益而不罪其過後世且不知諫者其為誰君臣之間納誨輔德可謂泯然

無跡矣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于謂其植黨而好名葢植黨則欲去其衆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謗已是二者古今之論多矣惟植黨之疑猶為易辨好名之譏最為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臣之事君以有爵禄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禄之利而欲慕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葢利之與名均為御世之物人君為此既設臣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

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實之言將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後哉故臣因論絳事而敢以為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者也

癸巳五月進故事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眞吾所願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

者食其至入謁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腐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計安出

臣聞世之論漢高者類以不喜儒為言及觀食其之事豈誠不喜哉葢高祖所不喜者惡夫盜其名而無所適用云爾食其一言六國成敗遂推之食而問之計既下陳留而封之為廣野君是一時有用之才帝未嘗不喜

也自周衰道學不傳士之號為儒者徒能誦說陳言而不達當世之務故聽其語若可行責其實則罔效且復自處于優閒畏懦之地以苟倖世之富貴所以動見厭棄儒者之名殆為此輩汙之也漢興三人若食其特辯士之雄而亦以儒自命叔孫通僅能定朝會之儀陸賈時時說詩書而著新語大抵所抱負類不醇正獵取儒之近似者而帝已喜之惟張子房玩意黃老雍容近道未始以儒自名帝亦不悟其為儒而獨見尊禮況夫荀

卿所謂善調一天下之儒使帝遇之安得而不喜哉以是言之尚文詞窮訓傳非人君好儒之實而後之儒者第欲談經而不肯任事皆高祖之所不取也臣竊以為今中國之所以未操勝算者正在人材太弱士大夫虛名有餘而實用不足其弊皆由儒者無以自振惟聖天子作成砥礪而易其俗爾且人材猶金玉也鎔範久然後其劑良琢磨工然後其質美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文王之能官人也陛下知此

久矣臣固未可以立談盡然人材衆多要皆有用而養其資力俾無妄進之心責其實效俾無避事之意庶幾虛名之患消將有真儒為時而出漢高之風何足儀也

八月進故事

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為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于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絶矣然此非將相所為也

從義大慙而退

臣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相之才以方略為上技勇為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為也設欲將帥竝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劒者何人哉若從義葢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為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歎賞以為精絶矣復慮諸將恥于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

乎直得帝王御將之訣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于張建封矣第攻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頓馳騁之患為害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詣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為選將固多術竊願罷使諸將留神萬機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丙申五月進故事

唐書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庭諭之曰四裔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爾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爾師突厥入寇則為爾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聞太宗可謂不忘突厥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為兵刃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議太宗閱武殿庭以人主之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其非得

已也葢唐初外裔之患莫甚于突厥自隋即以公主妻之高祖得天下羣盜角之懼其為助故屰詞厚幣約以連和其禮有為之屈者及連歲内侮益甚至欲遷都避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以書為詔若敕其酋頡利因自將其衆襲武功而瞰渭橋時太宗方即位以六騎直出與頡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盟引兵退舍由是言之高祖之憤幾貽大悔未若太宗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敵故敵退

未踰月即殿庭以教戰士校其射藝誘以厚賞此特其一端爾他所以備敵者從可知也貞觀之治用賢納諫之方選將練兵之法皆足以自致于安强然後堅坐不瞬以待其隙及頡利勢衰羊馬多死又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畔逮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纔十萬人破之陰山擒頡利以獻觀帝之告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一刷恥于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

數年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酬其言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待外國之禮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惟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有所不校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于傳有之矣惟志不可屈故勾踐之報吳太宗之擒頡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敵和豈異是哉日者奉使之臣辱命而還陛下既以備正典刑矣敵之驕慢吾使而禮有未得伸者固不能不動心然亦何足與校是非曲直乎臣所

顧陛下沈幾先物擴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顧厲太宗之志以圖之如聞敵境旱蝗已久民心離貳諸雛各擅兵柄互相窺伺天道如聞豈無顛利之變陛下聖德英武遠邁于太宗假以歲月則渭上之耻未必不啓吾定襄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證之云

七月進故事

吳志張溫傳溫引致暨豔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省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

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劾百寮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

等

臣聞清議之始猶公議也所以論人材之賢不肖以助國之賞罰然議者當出于上不當見于下當施于公不當狥于私故周禮有八議之辟而漢以議郎設官是法令之行政事之大朝野之臣皆得議之也然周之弊鄭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流而至于戰國以處士横議之風漢之弊太學諸儒嘘枯吹生而甘陵有南

北部公卿以下畏其貶議自是而降清議遂為無實之言故山簡以為郭泰許劭之論明清議于草野夫議非出于草野者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三公之際暨鹽輩乃欲施清議于選曹雖當時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降為軍吏置在營府然意其嫉惡太甚清濁太分謫罰太驟而不能無私喜怒于其閒故終至于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而鹽與徐邈亦不保其身矣嗟乎自公議不行而變為清議清議不已而肆為清談皆

無益于天下國家而適足以致搢紳之禍今日士夫以為清流之議者尤非也至于妄尊大而好為虛名昧世務而不切實用宜神聖之所深念也臣是以因得辦之

九月進故事

漢書魏相傳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及賢人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

策

臣覯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畧也葢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為子孫萬世之規持守而弗失也昔者三代之盛莫如周而周之為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已豈必遠慕前古跂望而不可及哉宣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繇得相為之輔初無甚高難行之説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云爾夫故事者非他高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

用之謀吾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如是高文景武之治復見于今名卿賢大夫復生于時矣故其策不過于憂水旱之災本于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圖師旅而備西羌者僅十數條譬如良醫之論藥未甞廣求奇方異品取之目前斷斷然皆可已疾而去病用能數十年間常平既置而水旱無虞循吏既多而郡縣咸理任于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為不冤任趙充國之徒治邊而四裔罔不慕義功烈巍巍光于祖宗其

效為何如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儒者亦徃徃不習舊章不逹治體妄引詩書以制作禮樂變易郊廟為務而經國大計漫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為若魏相者真識時知變者也

丁酉正月進故事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亡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徙至廣阿光武舍城樓

上披輿地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故興者在德薄厚不在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為難易將至焉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覩天下郡國之衆怛然自畏慮已之不能取也以問于禹為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

羣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壯其威力以角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在大小是料光武必足以定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爾嗟乎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錄囚徒存鰥寡其救馮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為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羣

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盖姑欲假以歲月待其自斃也禹之謀固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謳吟思漢之心光武以功賞之非其謀識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謀恢復則輿地固已遠過漢光而强敵縱横幾踰五十年其勢將亦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羣臣宜亦有禹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為日月可冀也

丁酉七月進故事

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于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以珪推誠納言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技不進數被誚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循謹士陛下使教女樂

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罔上為人游説耶彦博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語房玄齡曰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如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

之說可謂知者矣然君之患常在于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于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聖是其于兵機將略戡定禍亂足以追跡湯武其于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既以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汲汲然導房𤣥齡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譙責孝孫以教宮中音技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

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玄齡輩勿懲是而不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正其肯為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于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八月進故事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欲

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復對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獘獘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獘之政也

臣聞道之難言久矣武帝之策仲舒曰欲聞大道之要仲舒之對反復天人之際春秋之旨誠達于治道矣繼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亦知道本歟昔者仲尼之語學

者蓋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以何者為道以其貫乎一則無不在焉及其繫易則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位雖不同其為道一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道不可以名言視其所謂陰陽者則知道矣陰陽即剛柔也剛柔即仁義也其義雖不同其所以為道亦一也自人言之其靜而無為者道動而有為者亦道也後世不能明夫此故子思孟子特于性命之間發之子思則

曰率性之謂道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推而至于堯舜之相授益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夫人心豈有二哉惟精而一則能執其中矣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既得其中安往而非道固無動靜之分也以之治已由是也以之治天下亦由是也自佛老之教興舉世但以治心養性者為道而以施于天下國家者為外物以寂然不動者為道而以視聽言動者為前塵于是判而為二始不能合而

言精而一矣韓愈之徒既是不足以知道且詆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以為非道且清淨寂滅者固亦所以為道也粗見其體而遺其用故舉天下之事以為前塵外物而皆欲不為則失其為人者矣失其為人者而欲為天是亦不知天人之道易地則皆然之理也可謂本末不並行矣其弊可勝言哉漢與雖張子房之學曹參之治皆曰會道而未能免于斯弊故臣感于仲舒之言治道者忘其淺陋而一辨之

戊戌正月進故事

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飧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

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形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黄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織朿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黄裳啓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彊藩悍將頡頏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絪輩號選愞姑息不足任此故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夫羣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黄裳不自以為嫌乃為帝言為治之要在

擇人任之恐其敝精神于簿書獄訟之間役視聽于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翻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黄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為刺史省宂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併州縣停入仕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垍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勸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絳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内修天威四

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意論者以為憲宗剛明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絪而任之則安得為明聞黄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為斷要在明于可明斷于可斷得其人為先則尚何所勞哉故人君勞于求賢逸于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當勞而枉用焉惟求賢足以當之若勞于世務則羣臣逸將安坐拱手視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官謂憲宗中興由黄裳啓之其不誣也

戊戌七月進故事

唐書李大亮傳明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四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人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大亮上言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内地豈大安計哉臣以為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

德永為藩臣所謂行虚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兵革州縣蕭條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畮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尚十餘萬帝用温彦博之議度朔方地建順佑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然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尚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户也當時廩給之費蓋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羈縻塞外之策蓋既往不咎

故欲無往招徠于七姓種落以寛河西州縣而已且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為捍敵未始官于朝也太宗之降突厥遂官于朝矣夫取其才而用固足以見聖主之大至于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衆則是煩費中國以養裔夷之俘亦不可不慮者臣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明矣哉仰維國家履中興之運敵勢就衰慕義効順者襁負來歸既已處之州縣矣則異時絫踵而至者臣亦願聖神鑒此而豫為之謀矣

議

皇叔祖故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贈少師封瓊王仲儞謚議

議曰國家之制不以吏事委近屬其行能之懿問學之彊可用于世者莫得著見也然擁將壇之節疏王社之封貴則甚矣類驕而不近于禮享萬鍾之禄受兼金之賜富亦極矣率吝而不知有義訓有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故贈少師瓊王太常

易名以恭以惠豈所謂無驕吝者歟謹按謚法敬事賢恪曰恭慈仁好與曰惠惟王以天子大父之親掌慶系之籍纂濮邸之祀循循然奉禮法惟謹朝見趨走人以為勞也震風凌雨而未嘗或亂便坐賜對人可以冀其私也盡規獻納而未嘗敢替具敬事賢恪有如此者女笄擇歸靡睕富室孤發來託字撫弗憚弛連坐扃鐍之禁屏輿馬聲色之好懼無以稱廩餼之厚而請外自試奉養益薄惟樂施不倦實有焉則慈仁好與不亦宜乎

昔夫子荅子張之問以恭則不悔為先惠則足以使人為後國語僑之知道以其行已為恭以其養民為惠二者古人之所力行君子之所甚重太常之議微矣請以是告其廟謹議

議節財賦十事

武臣俸

國朝使相太尉等官以寵元勲舊德今但武臣依次遷轉惟當限以員數稍裁定其俸儀同三司宜視宰相太

尉宜視執政節度使宜視尚書若現今掌兵之官或與優異則别定葢俸錢率相止百三千近又裁損而使相乃四百千也

宗室賜予

南班宗室俸入之外逐歲生日并郊禮賜賚乃有定數内庭妃嬪葢亦有之謂可權借十年或如横行俸錢分數借減若謂不可行則武臣借減已三十餘年人無異議況此在俸入之外

宰執節儀

宰執近再減俸以為大削如節序三省密院互相餽遺卻非祖宗舊制始于近歲數亦頗多似合住罷而還其俸以為名

禁庭浮費

仁宗朝常減省看經道場錢每歲萬千四緡今亦有此此外庭不得盡知合于內東門司取索議之此當時所以須差內侍一員也又如非時支散享廟時冊寶時上

自宰執下至行事官吏各賜銀絹如此等類且權住罷所費實大將來聖政局進書亦恐有之

冗員

職事官下至監當固有可省而內侍省入閤門入內諸司往往溢額宰執所奏給使減半補授尤為泛濫外如都督府准備差遣乃至一百五十員其屬官等俸給太優皆合議定

借請

朝廷每行一事如造冊寶修書造禮物之類舊例當行人先有借請或自三省知印人吏以下皆有之恐可住罷至于幾日一次犒設尤可省者須取索糧審院每歲借請過名件數目惟差出則依舊借

雇募

百官中合破四五人恐無可減十人以上則猶可議如皇城司軍頭司幹辦官屬之類既已占破人兵有雇募至二三十人者則宜裁定至于禁庭閣分宣借數目糧

審院遇闕到無不放行亦合稽考

內藏支使

古者關市之賦以待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之餘以共玩好葢各有名色隨其多寡而為之用今內藏庫出納外臣不得預聞故膳服之費賜予之費玩好之費惟上之旨然唐之君如德宗宰相如楊炎猶能以內餉儲者悉歸左藏今若未可以內藏併之左藏亦宜命大臣定為支使之格隨其名色所餘多寡而用則亦有

節若以為此不當使外庭會計者葢誤認周禮也周禮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

諸路闕額錢可給駐劄軍

殿前軍駐劄如江西廣東福建之類皆上供幷經總制錢應副然逐路州軍自有闕額廂禁軍宜且勿招取所樁衣糧以給駐劄殿前軍者今提刑司逐時專一根刷取撥葢逐州禁兵既不可倚仗須藉殿前軍彈壓則亦

不須枉費糧衣招填合行措置

諸路糴買

糴買宜用諸路時價高下不可一律戶部失于稽考者尚或有之聞江西湖南馬料甚賤每戶不過數百錢而逐歲部中行下却依兩浙價貫一例支降如此等類皆宜點撿

策問

掖垣試閤門策問

問兵農之勢判而不合其近古而足以寓兵者莫善于屯田中興以來講之屢矣沿淮而上至于荆襄土曠而莫之闢朝廷為是嘗建營田之官復力田之科益四十年間未有成焉諸軍之耕者一兵之費歲須糧二十斛其所耕而得者殆未及此也故議者悉欲募民為之夫諸郡之民有籍而教之兵者矣則亦不賦之田歸附流徙之民有賦之田者矣而又不肯為兵然則古之制其終不可復歟或曰時異事殊兵之不樂為農猶農之不

願為兵也昔之善為屯田莫如趙充國其騎兵皆罷之所用實弛刑應募與吏士私從萬二百八十人耳其次莫如韓重華然給以耒耜假以牛種蓋出贓罪吏九百餘俾募人為之皆未嘗役戰士也今一旦取刑徒贓吏脫桎梏禁錮而使之其不駭且議者幾希而亦孰敢任責抑不如是不足以圖功或捨是而别有道焉然東南之利水田居多鄧艾之屯于夾淮導水為之也以五萬人且田且守今之水利亦可與乎唐之屯田內則職以

司農外則總以大使歲以仲春籍而上于兵部人給十畝而定為三等之輸令之法制亦可倣乎必有至當之論以便于時而合于事者故願相與審其是以復于上而行之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

宋　韓元吉　撰

啓

謝司農簿啓

百里之才曷勝選用一介之賤誤入招徠俾廁王官殆踰已望竊以人之所慕者富貴葢富貴有時而不可求士之所志者功名故功名無往而不可立然狃于富貴

則見利不知有義急于功名則遇事或至失身此聖賢以為行藏之幾而古今以為治亂之要在我而已其誰念之惟國家取士既小異于漢唐朝廷用人抑又拘于格法雖紀綱大治承平過于百年而風俗寖偷禍患生于一日重以權臣之荆棘了無國士之弓旌恩必已歸爵惟私市幸聖人之更化仰明哲之佐朝苟一善之薦聞皆趣召而賜對布在列位使無遺材自非猖狂疾病之流孰不奔走竭蹶而至不特引君于道又將觀國之

光夫何戆愚亦在甄録伏念某少知學問長廹飢寒一
經之傳既不足以自奮五斗之養特未免于為貧竊嘗
妄意于古人故亦希縱于諸彦三從吏選僅為祖逖之
先五試詞場迄拜孟明之賜竭蹶縣宰始見公車詢事
考言曽乏過人之慮料敵制勝妄陳決策之謀方懼觸
于嚴誅乃遽叨于美仕宦于九扈職預百司祗懐受粟
之羞詎識獻芹之陋比葢伏遇某官道存經世業懋亨
天藻鑑士流欲賢愚之並用權衡帝載思邪正之彚分

舊蒙一盼之私曲示兼容之度致茲幼賤猥荷甄收某敢不力探師友之淵源恪守高曾之規矩惟農夫之有畔豈敢越思若射者之反求粗知正已庶靡隳于職業以無忘于恩憐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提刑樊郎中啓

右某啓伏惟照牒舉某治績顯著宜在陞擢者銅章問政久懷百謫之虞玉節觀風乃預四條之薦靜言僥冒惟切悚慚伏念某禀質迂愚降材譾陋事業獨承于家

法技能罔取于世資束髮從師雖斯文之粗見折腰為吏曽所學之末行凡今之官莫難于令弛其規繩則下或侮玩急于鞭轡則動致怨尤加之率辦之欲先重以撫綏之易失此畏事者所以如避原火而盡瘁者至于若涉水淵深惟朝廷近置選擢之科將俾使者力行考課之議不為虛文而所求實跡雖有定格而曽無限員故四方未見于薦聞葢當路弗容于請謁矧玆一縣之壯號稱八州之繁剽敚成羣土風形于帶佩負販為市

獄訟極于錐刀徒殫刻鵠之勞偶脫聚蚊之謗豈將受遵于法令是皆恪稟于教條敢希仁惠之名以玷循良之舉此葢伏遇某官道追先學德備老成清刑罰以服民坐變海隅之俗順謀猷而告后式存王室之心將歸輔于巖廓斯預牧于人物寵綏幼賤曲借品題某敢不益勵廉隅誓酬知遇病駒依舊豈無歷塊之思倦翼因風或有干雲之便其為感謝曷罄敷陳

謝施資政薦舉啓

十年知遇久自信于生平千里薦延迄遂償其素志竒窮已甚眷顧有加伏念某賦性迂踈降材謭陋學無所用敢希當世之榮愚不自知每志古人之事遊士夫之門者旣罕識公卿之面則又踈一官姑切于為貧三仕實忘于幸進昨從吏役早玷品題屢祭戟之遽還偶囊封之未上周流歲月仲卿未免于牛衣赫奕功名君房已至于帋足豈意迍邅之跡竟紆藻鑑之收諾有重于百金古聞其語書或賢于十部今慶其蒙提撕之意愈

加襃假之詞甚寵姬姜在列獨慚憔悴之容糠粃何知乃貴簸揚之力比葢伏遇判府經略參政大資先生道追前哲德重本朝機務均勞暫出分于閫寄賢愚罔間思盡寘于門闌敢云故舊之不遺是亦典型之尚有致茲洪造遠施賤微某敢不佩弦而韋循規以矩慕荆雞之化秖荷于生成懷尺蠖之伸亦期于報塞

謝司農寺丞啓

入賸簿正已參列寺之華進貳司均更冒部丞之選知

憐逾厚愧負有加伏念某才匪適時學惟為已猿投林而競嘯窮已弗任驥伏櫪以長鳴志徒未改轗軻技能之莫售棲遲禄位以常淹頃辭負弩之勞亦預拈弓之寵獻言文陛初何補于明時竊食太倉乃濫叨于滿歲詰曲常思于避穽聱齖豈憚于揮車得路弹冠嗟簿書之已暇閉門挾筴較州縣以過優方懷乞外以便親敢謂敘遷而易命介之推未嘗言禄夫豈遐遺燭之武必不如人孰云可用祇荷無私之化曲推不施之恩激昂

懦衷奮厲盛際兹益伏遇僕射相公功存社稷道洽生民舉天下一于仁俾伊尹之重任撥亂世反之正倚周公之迓衡未忘特達之私益示兼容之度某敢不誓全家法恪奉官常俾司萬石之儲詎知報國倘守一經之舊猶足事君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周倉舉陞陟啓

湖海真已仙遊敢記追隨之舊山林未能獨往尚紆論薦之公感激肺肝喜傾意氣伏念某迓蹤自信獲落誰

憐玩章句于簡編學惟甚拙釣聲名于場屋技輙不售仕實為貧法當為縣遇事幾同掣肘干時敢復動心方薄官三年之淹信已歎羇窮于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嘗吐懫懣于片言豈意孤蹤竟蒙品録老馬猶知于道路加以轡銜斷木或中于樽罍被之斧藻此蓋伏遇某官肅將使指妙柬人材識孟嘉于坐中適緣小異得醆蔑于堂下本自一言秉直道以事君効昔賢之薦士致無肖似遂不遐遺某敢不據德靡渝知言彌謹文章

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惟公則明力猶可逮儻第全于名節是所報于眷存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人賀七十詩詞啓

仕實為貧年遂臻于還禄學未聞道老何有于從心特勤妙語之貽第切壯圖之恨褒嘉過甚藏弆為榮柬之尚附于賢良久忘此志充國漫懐于方略徒激懦衷

謝生日啓

蓼莪興感已迂都騎之臨華衮增褒更奉佳章之況撫

桑樞而自笑慨蓬矢以何施意厚情親既乏報瓊之愧

文髙辭縟第深懷璧之榮

京鏜囬生日啓

輔贊無堪玷槐棘秉鈞之位愛憐有素記桑蓬垂户之

辰既以琳瑯之章溢于錦繡之軸百圍不材之壽櫟幸

蓋自天萬斛莫窮之詞源流非擇地扆玩不容于去手

感藏第劘于靦顔深惟永隔于親闈莫逮慈烏之反哺

且懼久妨于賢路秪同倦烏之知還

賀虞樞密啟

伏審光膺制冊升冠樞庭二府薦居久已注安危之意四夷聳動益將聞道德之威矧在知憐尤深抃舞恭惟樞密知院相公負時雅望為世真賢儁路影纓轢諸儒于步武軍門秉羽摧勍敵于笑談未酬淝水之勲猶命東山之駕竭從政地自佚真祠曽何破斧之傷已見賜環之召上心有在英公寧計于去來輿論益歸令尹詎懐于喜愠惟兹宥密足副經綸明君可與忠言既有資

于啓沃上策莫如自治當遂底于安強佇聆奐咼之書進陟甝衡之拜某受知惟舊去德末遐斷木委于溝中固嘶刻畫病駒伏于轅下敢悼馳驅尚欣難遇之時以觀可大之業

賀施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命擢貳樞庭瑣闥論思允著弼諧之望巖廊注意併資寅亮之謨睿眷有加輿情胥慰恭以樞密參政量宏而德粹學富而行高文華搴兩漢之英議論

躐衆賢之表出臨藩翰為一時撫字之良入歩禁塗極當世儒先之選壁水道山之布武螭坳鳳掖之並遊況羽翼于春官繼儀型于夕省中立不倚知無不言果聆籌幄之登仍預政機之峻同寅以司宥密之化佇見殊勲夾輔以立太平之基尚覬顯拜某蚤瞻德宇久闊光塵託跡鄉枌竊有依憑之幸庇身祠館尚縻陶冶之歸抃蹈之私實倍彛等

賀張留守除端明啓

伏審報政陪都弁華祕殿除音所暨嘉物望之逾歸詔
旨甚明知上意之攸在恭惟某官行高當代道合古人
敏識洞于蓍龜宏材屹如柱石長策遠慮恥為近世之
規模讜論忠言凜有諍臣之風采一去文昌之座屢分
連帥之符豈比居留可淹鉅用果覲恩榮之異備聞柬
注之深表裏江淮顧久煩于卧護扶持宗社將佇慶于
遄歸庶幾慰斯民之瞻豈但為今日之賀某頃叨殊遇
逖遠崇墉俛仰一官敢歎衆人之待已經綸四海尚觀

君子之得時扑蹈之情倍越倫等

賀施參政啓

伏惟擢從銓部榮貳鈞衡老成延登未覺典型之重有德並進益知朝廷之尊成命甫傳輿情大慰竊以士君子之行道所貴逢時卿大夫之致身必將輔國中興在御不次用人苟非一代之豪英曷副四方之公望恭惟某官器端厚而不撓學粹純而有源月旦之評至行存乎孝悌蕃宣之效成績懋乎循良久寓跡于林泉幾功

名志大而不偶逮賜環于臺省眞富貴時至而自來然丞疑之任雖協贊于上公而政事之聯亦調娛于萬務歷觀近歲之比殊乏大臣之規自非從容中道而咸適其宜則曷以進退有度而不失其正眞賢得位多士嚮風佇觀夔咼之書遂正袞衣之拜某受知特厚趨慶莫遑驥首輈間敢有彈冠之志庇身宇下徒懷望履之心抃蹈之情實倍倫等

賀樞密賀知院啓

某伏審入對路朝登冠右府眷注攸在聲聞益隆竊惟道學要在力行苟不合則孟軻有浩然之志事君本于難進儻可就則伊尹亦幡然而來洪惟主上思致于明公是亦古人難逢之盛際溫詔甫下安車亟柬信平時深蘊之永輸故一見當守而可決克合上意光奉明書朝廷隱然天下幸甚恭以樞密知院相公行足以砥礪當世名足以聳動四夷一弛一張識文武之大者三仕三已無喜慍之私心益遠引慕道初如李長源高卧憂

時中若謝安石濟以議論之堅正施之智略而疏通頃

縣銓衡嘗副幾政使節不屈李揆幾于見留情實備知

柳渾知其將畔雖遽告老逮兹盡歸倚精神之折衝副

帷幄之决勝注想所得疇咨若時矧兼任于部丞實慚

司于帑軸昔秦繆詢于黄髮故能雪殽陵之耻魯僖朋

于三壽是以荒龜蒙之東今碩輔資于老成真賢布在

左右協濟大業共躋中興庶幾寛一人之憂敬以致四

方之賀嘗觀上之臨御所起耆耋纔一二公世之典型

考其猷為無三數事亦既同升于廊廟旋聞歸逸于里閭謂一言之興邦迄五經之掃地士所慨歎俗為詆譏微夫子無以發言蓋春秋之所責備嗟時深患豈獨外國由羣臣莫肯任事而不能無私故人主因是致疑而謂之有黨紀綱從而廢弛上下相與苟偷當度越于拘攣用作興于痿痺譬之治疾已劇非大為湯餌則無以回陰陽之和作屋既傾不亟加斧斤則無以防風雨之暴日月逝矣神明聽之佇觀素定之規模式建非常之

勲業某蚤緣末契誤辱深知末為潢磐之歸敢望芻蕘之獻飢寒已廹每恨無田之可耕廢置自甘孰知有路之為報

賀周知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升冠樞庭廟堂裁萬化之原久資共政帷幄決千里之勝兹頼本兵眷意式隆輿情胥忭伏維慶慰恭以樞密知院相公器博而量遠學富而識宏黼黻之文濯江漢而並麗金石之操亘寒暑而不渝蚤繇

異科徧儀華貫出處繫天下之重議論發衆人之難裁
詔北門明白適帝王之體典銓南省澄清無流品之淆
逮入輔于政幾果重承于帝賚是疇偉望獨總事樞太
尉而掌北軍幾資妙算冢宰之均四海佇見延登某夙
荷深知欣聆渥渙少年場屋敢論逸步之先晚景丘園
尚費鴻鈞之造其為欣蹈實倍等倫

賀葉觀文致仕啓 夢得

伏審抗章謝事歸印綬于殊庭優詔頒恩賜節旄于重

鎮凡此受知之舊悉高易退之風竊以臣之事君嘗有
失身之累上之待下亦著貪賢之心益去就之際為難
而榮辱之機可畏唐之劉柳文章雖顯而道德無以過
人漢之金張富貴無涯而功名不足益世至于有文章
而濟以道德處富貴而全其功名優游耆艾之年終始
明哲之義指日月以告老視軒裳如儻來非公而誰誠
古未見恭惟致政太尉躬持一節歷事四朝妙齡獨步
于禁林晚歲入司于丞轄從容廟堂之論據經術而有

餘密勿蕃宣之勞飭吏事而彌邵風采振秦淮之上威聲播閩粵之間勲庸屢書眷意加重安車賜杖甫予香火之間閉户著書自足林泉之勝兹為稱禮何遽引年老成重于典型士實不忍其去忠信勸以厚禄上方有寵其行載惟譽望之隆久著登庸之峻雖孔戣未覺衰老不為南省之留然裴公繫于安危難緩北門之拜願少安于燕息當遂慶于來歸某猥以諸生嘗叨下客鉛刀一割未忘鑪冶之收廣廈千間已被帡幪之賜尚徯

槐庭之正位庶霑材館之後塵

回殿試第一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錫名天陛蔚為俊造之先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啓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國之謀大哉王言褎然舉首

狀元學士學優而問博文贍而才華達君子之中庸知吾道之一貫九重虛懷而動色欽味讜言多士歛袵以嚮風共推儁望聳英聲于月旦首盛事于明時尚覩翰墨之疇庸以啓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覿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為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悰叙言奚旣

賀第二人啓　案此賀啓三首中間但易數語前後皆相複葢一時應用之文宋人集中多有此種姑仍其舊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陛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啓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褒然舉首狀元學士藴學至厚賦材不羣貫穿百家以求孔孟之中酬酢萬事以為晁董之業小試絶塵之步果先

衆儁而鳴深惟平日之所期益以盡言而無負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尚覬翰墨之疇庸以啓功名而得路某早承雅契獲際英標辱騎氣之臨已為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悰叙言奚既

賀第三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陛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

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啓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國之謀大哉王言裒然舉首狀元學士學問深博才猷俊明氣槩騰虹貫幷絡千尋而下詞源翻水導岷峨萬里而來聲華靡愧于淵雲名第果追于盧駱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尚高翰墨之疇庸以啓功名而得路某久

聆雅譽未覿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為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忱叙言奚既

回李賢良啓

大廷發策盡循天聖之規多士嚮風復見元光之舊兹為甚盛之舉宜得非常之才伏以賢良學士奥學自于家傳敏識殆其天賦議論不茍悉本仁人之言治安可期實明王事之體葢設施之有待豈誦說之徒云久馳籍甚之聲果占褒然之首顧慚衰懦獲際清揚究觀落

筆之雄重杜飛書之貺文章擅于天下豈特振眉山之風功業盛于朝廷當遂繼平津之踵

回周埴謝中宏詞啓

伏審校藝詞場擅清時之偉譽奏篇黼座膺顯命之重褒喜勸簪紳光生簡册竊以國家設科取士雖均為羅海内儁傑之才天子制度考文葢將以備朝廷著作之選故于茂異之次别設宏博之名運際中興禮為特異豈止儒學之冠率惟卿相之階宜得英賢乃厭輿議宏

博省幹學士器宇深厚材猷俊明蚤擢秀于能書尚畀棲于左宦習三墳五典之奧問祈招而足知通九夷八蠻之殊識楛矢其來遠逮茲奮筆果見搴旗追劉柳之詞華信為餘刃繼裴陸之事業即上要津某久渴披承重迂顧逮砲隤阜攊秪有負于壯心淩厲烟霄第徒欽于雋躅其為愧佩曷罄敷宣

回得觧舉人啓

伏審光膺里選榮與計偕朝廷合經術詞賦之科聿新

多士有司考學問文章之藴蓋難其人伏維解元先輩德履粹純才華敏妙詞源如倒峽水久知制作之工科第猶摘頷鬚將有飛騰之便矧建安之名郡號儒素以傳家鼓篋來遊小淝水鋭師之數百彈冠並進多魯堂高弟之十三既豪傑之靡遺宜鄉閭之無負解元云既豪傑之居前尚觀射策以慶成名某誤綰縣章欣逢歲比奉詔書于庠序莫助品題辱翰墨于門闌惟知蹴踖

田熊校書啟克

竊審奏北門之策親逢上聖之知讐東觀之書進陟諸儒之右儁賢得路善類舉欣伏以校書學士積學宏深摛文雅健揭聲名于江夏久自無雙課治行于武城仍推第一固宜在羣玉圖書之府乃廻翔百工技巧之司玆覩除音允符公論授相如之簡即疇翰墨之功著祖逖之鞭行赴功名之會某久叨論契復幸儕年未遑尺牘之修先辱雲箋之既其為忭慶曷罄敷陳

與趙運使啓　彦端

伏審輒從公掾榮畀使華平日從遊既誤叨于取友二年出處乃皆幸于為僚聆鄄命之初傳與部封而加喜恭以某官器全璋璧材大杞楠邃學雄文帝支固已無出其右嘉言美政士林詎可多得其人自歸贊于樞庭尚廻翔于宰府持從臣之橐謂宜即侍于清光乘刺史之軺乃復僅伸于雅志然聖朝方均内外之勢而君子亦有去就之幾將暫倚于轉輸亟入承于選用顧慙衰懦已積曠瘝六翮横霄税駕未容于嚌伍長鳴伏皁齊

驅敢在于盧前庶幾藏疾以匿瑕得以奉令而承教其為欣慰莫罄敷陳

與交代張彦輔啓

十年淪落久依親誼之隆一邑蹉跎乃預交承之末雖絶塵之腥後貞揚粃以在前覿德可期嚮風増慰恭惟交代知縣學士抱才宏偉藴質粹良問學有原得外家之奥要詞章甚蔚追前輩之典型屢隨計吏之偕垂上金閨之籍謂宜觀國尚屈字民顧兹百里之淹豈待三

年之最璽書亟下端為華近之歸車馬旦來聊副空窮之望某舊叨末契逖遠英標無令尹告新之言固知獲戾有大夫失伍之愧益冀掩瑕歳律方春征途尚邈願謹生經之衛行須詔節之頒

與諸司啓

掾于公府既慚裨賛之能職是祕廷更冐轉輸之委上恩已厚巳分則踰某學不成名仕由為養彈冠而從左宦自知庸懦之才襆被以遊周行宜在譴訶之域閱歳

時之無補叩軒陛而有祈尚玷使華得司漕計此葢某官素推厚德夙藴純成璞玉渾金器莫涯于近用盤根錯節志嘗在于有為即膺從橐之聯榮已擁軺車而報最致茲汲引猥逮迂愚珠玉在傍既仰餘光之潤芝蘭同室庶祈騰馥之沾感愧以還敷陳奚究

書

回呂氏定婚書

宋魯通盟聲子嘗聞于繼室郭崔論契伯深亦記于續

婚顧慚舊族之餘疊奉高門之貺伏承令姪孫宗教從政早傳世學克自振于簪裳而某弟運判位第三女五十一娘未習婦功恐粗聞于箕帚辱委禽之特厚將鳴鳳以重占盛事衣冠既婚姻之是託百年琴瑟庶弗履以咸宜

田呂氏聘書

淪落天涯尚有通家之舊扳聯門地欣聞合姓之期惟親契之寖隆沐情文而甚腆篚箱將意固當傳示子孫

榛栗告虔庶亦宜其家室

田晁氏聘書

奉箕帚以從人舊儀敢廢實篚箱而致禮厚意有加惟男女之及時將室家之望汝逢蔦自敝早為瓜葛之聯蘭玉相輝益重絲蘿之託

田吕氏定書

彝鼎相望久綴百年之契副簈有託遂聯再世之姻顧齊秦豈云匹哉然孔李之交舊矣伏承某夙敦家學将

克紹于芝蘭而某幼習婦功曾未知于蘋藻旣辱貺之
厚禮敢不奉承嘉音惟親誼之益隆庶和鳴之式繼

沆姪與呂氏言定書

契誼接于高曾眷言舊矣婚姻逮于兒女亦旣再焉滋
重親盟敢忘幣聘伏承某人第幾孫女内承慈訓綽有
采蘩之儀而某第五十九姪沆長乏師模詎知操縵之
學佇以榛栗和于瑟琴撫外家之餘尚每裹于宅相介
夫人之喜庸申詠于鵲巢

田孟氏定書

宦遊南北雖微韋杜之姻交契雲仍且有愈郊之舊辱委禽之盛禮懷鳴鳳之好音伏承令姪主簿廸功早襲纓緌志自收于科甲而某第五女子幼知筐筥躬未串于容儀敢云蓬梗之疎乃幸絲蘿之託欽承嘉命第切感悰

田孟氏聘書

榛栗未修甫結通家之好篚箱在列更勤委奠之儀辱

厚意之有加荷嘉音之疊至宜其家室庶諧鳴鳳之占如鼓瑟琴益佇乘龍之喜

滮言定晁氏書

金石定交記兩家之父祖絲蘿論好懷累世之婚姻敢云淪落之餘復有扳睽之幸伏承令弟通判位賢女七十二小娘子凝姿淑厚宜遂友于瑟琴而某弟待制位長男將仕郎滮稟質顛蒙特粗聞于詩禮慨茵憑之末遠辱契誼之彌敦跡企高門仰致委禽之請輝增蔀屋

庶諧鳴鳳之占

晁氏納聘財書

問名有請既辱貺之好音委幣無多顧敢忘于厚意尚慚衰系蔦締高閎雖飄零俱吳越之鄉實往來有歲時之喜百年夙誼孰知王謝之故家再世婚姻尚繼朱陳之舊事

上辛中丞書 次膺

某之得見于門下三矣始則閣下之在春官某以妄廛

科目贊其業而見焉中則閣下䢖閩而歸某為縣于建安以屬部之吏而見焉今也閣下召還于朝居中執法之任某亦濫預于百執事之列而復見矣踽踽而趨塞暄而詞意案此下疑有脫文閣下曾未省其面目也閣下之名滿天之下某之愚仰慕盛德固將卜其遇否七年之間乃三見而不得致其言焉亦異于古人一面而談當世之事者矣今當世之事非某所得談也雖然不敢廢也葢天下可憂者一可慮者二夫天下有所謂大計有所

謂先務也先務審矣餘則可以序而推之今國家不議其大計與其先務而乃姑試為之戰則姑試而戰也和則姑試而和也守則姑試而守也朝夕自治者徒欲百廢具舉一旦緩急計將若何豈非可憂者乎主上之求治亦云切矣然前日在藩邸一二小臣使令于前故得與議論今有天下之大則天下之才皆我用也外廷之士曾未盡獲進見而左右近習日有聞焉宰執侍從之貴臺諫一議則逐之矣内侍而典戎器武臣而治榷酤

章四五上而幾不可逐也後有甚者臺諫之言何自入哉此可慮之一也諸葛孔明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人君之患莫大于以近習為腹心而朝士為外人漢元帝有蕭望之劉向不與之共政而乃任恭顯唐文宗有裴度李德裕不與之謀事而乃委訓注後世觀之則固顛倒錯謬當時為之未之覺也葢小人得用之始莫不言財利其終則足以盜威權不言財利則人君無以謂其能不

盜威權則無以引姦邪而自助今主上勵精庶政每事欲親而未得其要游于叢脞則其間易入以酒坊一事言之小人駸駸具倡財利之端矣既已薦用人材士大夫間豈得無劉柳輩儻復寖盛安能保其不從哉此可慮之二也夫事固未至此要將有以折其萌而削其根且以德壽宫官屬觀之不選大臣從官為使而獨任宦者提舉宜其無所裨益致私酤之謗聞于天下而土木花石之運未已也向使儒士參于其間當必有規正者

矣故某竊願主上亦求儒士以與謀事于宮中也然士風不振已久以為不肖而無過之可指以為賢而無善之可議要之其才為無所用徒欲偷懦苟容以僥倖于富貴者甚衆不大有以區別之亦無補于國家之事也夫天下大計不定人君之側猶有小人間之而士大夫風俗如此閣下宜所深慮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夫格之者漸之以言而後可也以閣下操履之正名節之偉主上不即登之政路而尚以屈耳目之寄

是益欲朝夕聞閤下之言矣他人徒能言之而閤下之言則能信于主上安有不格者哉皇祐中仁宗患臺諫之任輕王安簡公以前執政命為中丞安簡受而不辭乃慨然論事至留班以爭張堯佐四使之除又言河朔根本之地將帥之非其人者又言唐質肅之貶為過而致言路不通狄武襄不當任樞筦之寄意氣凜凜廷臣為之聳動仁宗謂其得風憲體益風憲之地非老成重臣無以振舉大體而搏擊瑣細之論世不乏也主上之

待閣下有符于仁祖矣閣下之自任其無愧于安簡意者造膝之言有不得聞于外也而某也北方之鄙人守家世之訓不忍自同于流俗猶復嘵嘵於閤下之門多見其不知量然就有道而正焉斯學者之事也故不敢自以為是併以前者所上封事之副為獻惟閤下不鄙其愚而教之或謂其可取因其言而陳之則某之幸也非敢望也不宣

上徐總卿書

總領少卿閤下天下之士徒知以其所有責人而不知以其人責人葢以其所有責人是猶貧者之望施于千金之家也夫千金之家其勢可以予人也積之千金而予人以十金此何如爾匹夫匹婦一旦號呼于千金之家以其所求葢未始欲分其富也欲丐其餘以為其朝夕之計不則終歲之計而已矣彼能徇其欲而予之者則亦其人之好施也如不好施焉雖旦旦而號之僕僕然呼之僵仆凍餒于其門曾不足以望簞食豆羹之賜

而況于所謂十金者乎雖一金之微猶將握其掌而不顧也故以其所有責人雖簞食豆羮有時而不遇以其人責人雖十金之獲蓋未為過也士之望于公卿大夫之門何以異此夫公卿大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也天下之士奔走于公卿大夫之門孰不望其進哉肅拜以為恭飾詞以為文而常歎于不遇是何也亦徒以其所有責之而不知以其人責之也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者公卿大夫之所有也于是而不顧焉是亦其人

之不好施云爾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夫賢者然後可以責其備如其不賢也聖人葢未嘗書之而况于求其備哉某不佞竊誦此久矣故其學也内以存其心外以周其身而不敢自警于人其仕也上以養其親下以盡其能而不敢妄悦于人行年四十而自安于州縣末嘗以希尺寸之進今也主上躬聽斷起二三君子于閒廢之中布之中外以圖天下之務意者風俗將遂稍變此士之可以自奮而託于公卿大夫之時也然而貴者

在朝廷遠者在方面不可遽見而聲名卓然有千金之儲而不吝于施者閤下其人哉恭惟閤下文學行義著在朝野暫為九卿以司戎馬之賦是固未足以究平昔之蘊然動心忍性捨窮海之濵而立于近甸之地其于天下之士宜有以留意焉某是以忘其固陋誦其所聞以卜于閤下不知閤下將何以予之也干冐臺嚴悚惕俟命不宣某惶恐再拜

謝張魏公書

某愚賤無似比承少傅相公入覲幸獲趨拜履舄之光不量固陋妄以狂瞽之言干瀆嚴聽豈謂未賜誅責特枉書教慰藉甚厚仰紉撝抑下情豈勝悚惕重惟國家安危之寄元勲舊德無出相公之右主上躬不世之姿志清中原一時身任大事為中外所仰四夷所畏亦孰踰相公者士挾區區一斑之見豈真足以助經綸之素哉惟其相公功成名遂之切是以各務進其所有以為門下獻而忘其陋焉而相公又不自居其宏遠高大而

納之則天下之善將舉為相公用矣何往而不濟昔楊修丁敬禮作文案丁敬禮作文云云見文選曹植與楊修書今此云楊修丁敬禮作文疑楊修二字上有脫誤好使他人潤飾改定曰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恭惟相公功業之就將自有之矣後世誰知助相公以言者而不棄微賤無拒之之意盛德偉度是以出此故某撫衷自幸而姑述以謝萬分

答吳侑書

某頓首再拜知縣學士足下舊聞雅譽未有一見之幸每用悵然人至沐惠書副以盛文展玩披味不能釋手比辰祁寒伏審撫字之餘尊候萬福薦賢之道廢久矣某何足以預此屬在其職竊欲庶幾焉所者陛辭亦嘗極論此獘上意是之故到官以來雖有持鉅公要人之書以取必者未始敢輙與僕有見焉非有見者拒而謝之十七八年況于百姓之長朝廷所命以考其治狀者曷敢易哉上以欺其君下以欺其心誠不忍爾足下為

邑得于衆多之論因不自已敢以名聞初不在于識不識也顧何能為足下重近者李溧水之政嘗一再薦之又合諸君子之力然後有濟夫薦之濟否又不當為足下道某盡其職而已足下益善其政可也乃辱貽牋為謝禮意與辭皆過其宜甚非所望亦非所當得者也雖然向見足下學校間舉進士之文演迤紆餘旣臻其奥兹辱貺以盛製傑然議論有古作者之風馳騁步驟如千里馬昂昂歷塊未見其止然後知賢者所長無施不

可足下所謂三變其學者願少留意而無泥于文章求聖賢之藴而期進于道德則將又變而無疑矣古之為政者觀一時之宜舉前人之偏救未來之弊使適其平而不顧于流俗之議然後可以有立自一邑而上為一州自一州而上達之天下曾不外是足下既欲成一邑之治而小人之侮非意之謗當有能辨之者抑又奚邮而來書切切尚以為言亦所未喻也無由面晤臨紙遥企冀為遠業倍萬愛重匆匆布復不宣

上處守施察院書

某聞之藝莫貴乎士而餘民不能及也然餘民之業莫不得售而士之業反有不得售者今夫農朝而耕暮而耘以播殖五穀一旦負五穀以適市則市賈爭趨焉而世之人且曰此天下之良農也今夫工執技巧以事上賈列其貨于肆而人見其器用之精珠珍之富則亦曰此天下之良工也良賈也其術益夸而人益貴天下莫不以其名歸之惟士則不然六藝之文無不習也百家

之說無不講也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窮也古今治亂之原無不通也藏之惟恐其不深養之惟恐其不固苟暴于外曰我能工是道也我能明是說也天下之人非特笑之又從而賤之且以為終無有矣夫以農商百工而得良名以士而得賤名故為士者或老死而不遇則亦號于世曰人不我知則貴矣人不知亦囂囂農商百工守其業士守其道固自有輕重後世之士不知守道之為務反自賤而輕用之此所以益見薄于世也雖然古

之君子豈不欲用于世哉孔子孟子歷聘諸侯轍環天下至于不得逞而後已葢士之于道其用也從而見諸言事非可豫定也而發于言者有所不可隱當其可與言而不言君子以為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君子以為狂何者以顔氏之如愚非仲尼莫能識至𥨊明之不言雖叔向幾亦失之也某北方之鄙人少習于書顧其不才方為縣之小吏以從事于簿書米鹽之間而幸閤下來守是邦其于分際之相遠名實之未加固不可輕進

其說以貽賤士之識而石林葉公辱道其姓名于閤下意閤下亦欲聞其言而察其為人然不敢以請姑道其志恭惟閤下以通亮特達之資濟博厚髙明之學嘗為天子耳目以觀聽四方之事地方千里而為之侯伯可以禁姦暴而安百姓退不肖而舉賢能而某者猥先衆人以卜于閤下于是不可以不言閤下其亮之不宣

上葉運使書

運使直閣郎中閤下論世之治亂孰不曰人材論人材

之所以為治亂孰不曰賢不肖夫以一賢者與一不肖者在上茲固未足以為治亂也惟其一賢者在上而衆賢者將由是以進一不肖者在上而衆不肖者亦由是以進賢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曰以舉不肖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廢此其所以為治亂之極歟雖然天下之事所以不舉者此固不肖者之罪也而賢者預有責焉夫既已號為賢矣而天下之事顧有不舉者哉是有二說焉不肖者之弊在于不能為而賢者之弊在于不敢

為也夫不能為者是其智不足而力不任也不敢為者非其智不足而力不能時有以禁之勢有以奪之而已天下之事不患不肖者之不能為而患莫大于賢者之不敢為昔者西漢盛時汲長孺至以矯節而發淮南之倉及其後也諸葛豐以司隸而返去其節以二事而校之豈不繫于敢為與不敢為之時哉國家比年以來天下之吏大而在朝廷小而在郡縣諂諛相師偷懦相承號為不肖者葢已不勝其衆而其間所謂賢者縮手畏

避亦近于不敢為矣今也主上舉權綱而大振之網羅天下之賢者思盡付以天下之事不啻如退阿進卽墨也然而不能為者固無足以議此而能為者顧亦何所畏避而不為哉要須有人焉而為之倡然後天下風俗可以少變而趨于大治竊嘗反覆而思之其舉而倡之莫如閤下夫以過情之語而妄說于人某亦不忍為也葢去年冬主上始新政事驛而召者十人閤下實在其中曾未數月自博士而為郎自郎而賜對遂寵以延閣

之名而付以一路之事書名御屏賜以鞶馬禮遇之數皆近世所無有是主上之待閤下將有不止此者矣以主上之待閤下將有不止此則試于外也豈不亦觀閤下所為而將有以付與之歟不識閤下何以為也以他人之材固有不能為者閤下自少年以直亮聞于當世而志氣日以宏聲名日以大茍從而見諸事業是猶驁八駿于九軌之道縱横馳騁無不如意信非不能為也閤下又素負敢為之名而遇可為之時八州數十縣之

衆亦不為火貨財之虗羸獄訟之緩急奔走之吏引其
廉能而罷其貪懦與夫國家之利病民人之休戚問之
使者所不能為者豈無可為者哉某嘗怪世之士大夫
類知以其職之為職而不知其職之所以為職夫以其
職之為職是猶富人之營其家苟以利于我者為足以
富而已知其所以為職是猶廉吏之營其家得一物焉
必究其所從來不徒欲富而已也夫所謂部使者按籍
而督州縣之賦執筆以奉朝廷之命限歲以舉小大之

吏是不可謂有爲也州縣之賦敢究其所當得乎朝廷之命敢論其可從與否乎小大之吏歲舉之外敢有所論薦乎是猶可得而名言也至其不可得而名言者則又在所設施耳以一道而推之雖至于天下可也某北方之鄙人仕爲郡之小吏顧其平生頗知自守未嘗以進取爲事非有左右爲之先非有權貴爲之援特以慕下風而仰盛德以求見于閤下乃剌口而論天下之事此在古人則爲言深然主上以特達而知閤下意閤下

之待天下之士亦當以此是以自恃而不疑恭惟閤下以齊其威嚴而幸聽其狷狂之論上以副主上之所期下以為天下士夫之倡則某者儻受知于門下為不忝矣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信守周侍郎書

君子之學必其内有所主然後外有所不惑然世之君子每切切然以得位為足以行其道及其未也則歉然以為道將不行而不知不行者不害其為道古之聖賢

其未得位也則養其所謂道其既得位也則行其所謂道苟位不可居也則亦全其所謂道是故投之富貴而不驚屈于貧賤而不耻凡吾之所以出處進退者無非以道為準的焉以一身而論之則有窮達之殊以道而觀之葢未始有二吾知為道而已至此而不能惑者惟其學之内有所主也昔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孟子皆以為聖人其清與任世固以為不可跂及至于所謂和者遂以為將無所往而不合葢世俗之所

謂和也及觀士師之三黜與孟子之所言然後知聖人之和與世俗異何也進不隐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聖人之所謂和也夫聖人之所謂和者進必以其道也使不以其道是安能不怨而不憫哉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和之中又有直焉而天下之論遽以為無所往而不合者則亦昧于聖人之道則有以悻為直者及其困也于道不能無枉有以矯為直者及其過也于道不能無

悖惟聖人寓其直于和之中故雖縱横萬變必至于道而後已雖有鈇鉞之怒不能威雖有軒裳之利不能誘何者内有所主故也某不佞學于聖人之門有志于此久矣少之時聞閣下之名常有願見之心不意今者獲在幕府是以敢冒昧而自進其所言然竊觀閣下之在朝廷自中祕而為御史自御史而司言動真以道事君者退自吳門優游里社若無意于當世屬者天子感悟驛召舊人閣下始以連帥之重留為春官以總成均之

政意閣下之道將自此而得行之然而坐席未煖出守于外質諸道路閣下議論之際又有所不容者士之聞閣下之風意其特立獨行以傲睨天下之士言不可得而交貌不可得而接也今也獲拜于庭以望見盛德之容寛然其不矜退然其不吝凡小吏之所以事大官者至忘其所畏焉然後知閣下其和而直者也内有所主者也深得聖人之道者也故某願三沐而受教焉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